

《我和北京人艺》编委会 编

我和北京人艺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我和北京人艺

《我和北京人艺》编委会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北京人艺/《我和北京人艺》编委会编.—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00-07769-8

I. 我… II. 我… III.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纪念文集
IV. J8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3668号

我和北京人艺

WO HE BEIJING RENYI

《我和北京人艺》编委会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9.25印张 270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200-07769-8/J·518

定价: 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我和北京人艺》编委会

主 编：张和平

副 主 编：崔 宁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宏韬 吴文霞 张 帆 杜澄夫

孟姗姗 崔 宁 郭启宏

执 行 主 编：吴文霞

执行副主编：孟姗姗

序

北京人艺是艺术家的人艺，是观众的人艺

得知剧院正在筹划出版《我和北京人艺》一书，心中颇感快慰。前一个时期编辑将书的总目拿给我看，由于我高烧10天人事不知，险些到死神那里报到，所以书的具体内容实在是无法逐篇拜读了。这次大病后精力还没有恢复，部分文章只能由老伴转述给我听。编辑部的同志请我写序，盛情难却，我不能说写序，只写几句话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书中集萃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诸多师友们回忆与北京人艺交往的文章，其中有刘厚生、李默然、王育生、钟艺兵、何西来等的宏文，该足以成为中国话剧历史的重要部分。他们对人艺的许多赞誉，使我们感到惭愧，只有在今后更加努力为人民演出更多的好戏，以不负众望。

北京人艺是艺术家的人艺，是观众的人艺。剧院创建之初，我们四个人（注：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商定剧院将本着中国话剧战斗化（时代化）、民族化、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使演出剧目主要为中国人演，为中国人看，使中国人能看懂，以提高人们的欣赏能力和对前途的展望。我们应该本着这条宗旨走下去。

建院以来，北京人艺和观众一直有着很好的交流传统。“人艺之友”组织演出后的观众座谈会，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剧评文章，都是和观众交流的手段。这种交流是观众自愿的，只有观众看懂了，从戏中得到教益了，他们自然会愿意与我们交流。正是北京人艺建院50多年来有这样一个

好传统，今天，我们才能有这么多朋友时时关注着人艺，支持着人艺，才能有这样一本情真意切、暖人心田的书问世。

我要对所有热爱北京人艺的观众表示深切的谢意！

歐陽山尊

2008年9月25日

目 录

序	1
---	---

舞台上熟悉的形象，生活中亲切的师友	1
-------------------	---

以为是老兄，原来是老弟	李默然 2
当面感受万先生	黄维钧 7
又见朱琳	顾 骥 13
我认识的三位人艺演员	童道明 17
陪一个人上原——林兆华导演印象	陈忠实 23
思念于是之	李希凡 29
演员成功创作背后的故事	张仁里 34
编一本书，上好几堂课	朱以中 43
北京人艺——我心目中的缪斯神座	叶廷芳 52
舞台艺术的最高学府	杨景辉 60
我所仰慕的艺术殿堂	贡淑芬 71

偶然与人艺结缘，影响了我的人生	77
-----------------	----

和于是之们啜酒闲聊的日子	陈建功 78
北京人艺——我人生的和艺术的课堂	何西来 83
我曾经是她的一员	何冀平 89

人艺、《雷雨》与我	· 晏 学	93
偶然的幸运	· 中杰英	97
我的潜意识的生活“拐点”	· 蔡体良	103
一语定终身	· 陈永祥	107
我与北京人艺的戏缘、人缘、书缘	· 李又子	111
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	· 王翔浅	117

常驻心中的人艺情结 123

我与北京人艺的“私交”种种	· 黄宗江	124
漫漫求艺路，难忘人艺情	· 方掬芬	128
老北京人艺钩沉	· 丛兆桓	133
记忆二则	· 郭平英	137
两代人和三代人的交往	· 舒 乙	143
良师益友	· 万 方	146
走进北京人艺的艺术殿堂	· 田本相	151
我是北京人艺诤友	· 王育生	161
久远的情缘，深长的体验	· 黄会林	171
一段往事，一个见证	· 邹 红	175
我与人艺情深	· 李滨声	178

密切合作，长远相知 181

走进人艺的“吴越春秋”	· 白 桦	182
向北京人艺致敬	· 孟 冰	185
话剧笔记	· 邹静之	196
剪不断的情缘	· 代 路	204
苛严的批评与诚挚的友谊	· 林克欢	208

在圣坛中的感受	马惠田	212
友谊与思念	路希	217
舞台上有着盏长明灯	唐斯复	223
伴随北京人艺共成长	吕国庆	232
我的北京人艺情结	马欣	240

永远的人艺之友

245

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戏剧的贡献（节选）	刘厚生	246
北京人艺——我相伴终身的挚友	钟艺兵	255
看人艺	陈四益	261
感动无处不在	沈伯强	267
北京最美丽的去处	彭俐	273
观摩话剧是我的第二课堂	孙毓敏	277
人艺老友与小友	朱理轩	279
从1958年到2008年	段宝文	283
我和《李白》的故事	朱志新	289
北京人艺的“神仙会”	解玺璋	294

后记

297

舞台上熟悉的形象，
生活中亲切的师友

李默然○以为是老兄，原来是老弟

黄维钧○当面感受万先生

顾 骧○又见朱琳

童道明○我认识的三位人艺演员

陈忠实○陪一个人上原——林兆华导演印象

李希凡○思念于是之

张仁里○演员成功创作背后的故事

朱以中○编一本书，上好几堂课

叶廷芳○北京人艺——我心目中的缪斯神座

杨景辉○舞台艺术的最高学府

贡淑芬○我所仰慕的艺术殿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以为是老兄， 原来是老弟

文 李默然

这一群人，有的已经驾鹤西去，有的已入耄耋之年，年过古稀者也不少，已过花甲者更多，当然充满活力者是正活跃在舞台上的青壮年。

北京人艺，中国话剧艺术之圣殿。观众共识。

北京人艺，创造了自身演剧学派。观众爱看，看后赞不绝口。

何人创建了这座圣殿，这个学派？一群人。他们不断积累、创新、传承。

这一群人，有的已经驾鹤西去，有的已入耄耋之年，年过古稀者也不少，已过花甲者更多，当然充满活力者是正活跃在舞台上的青壮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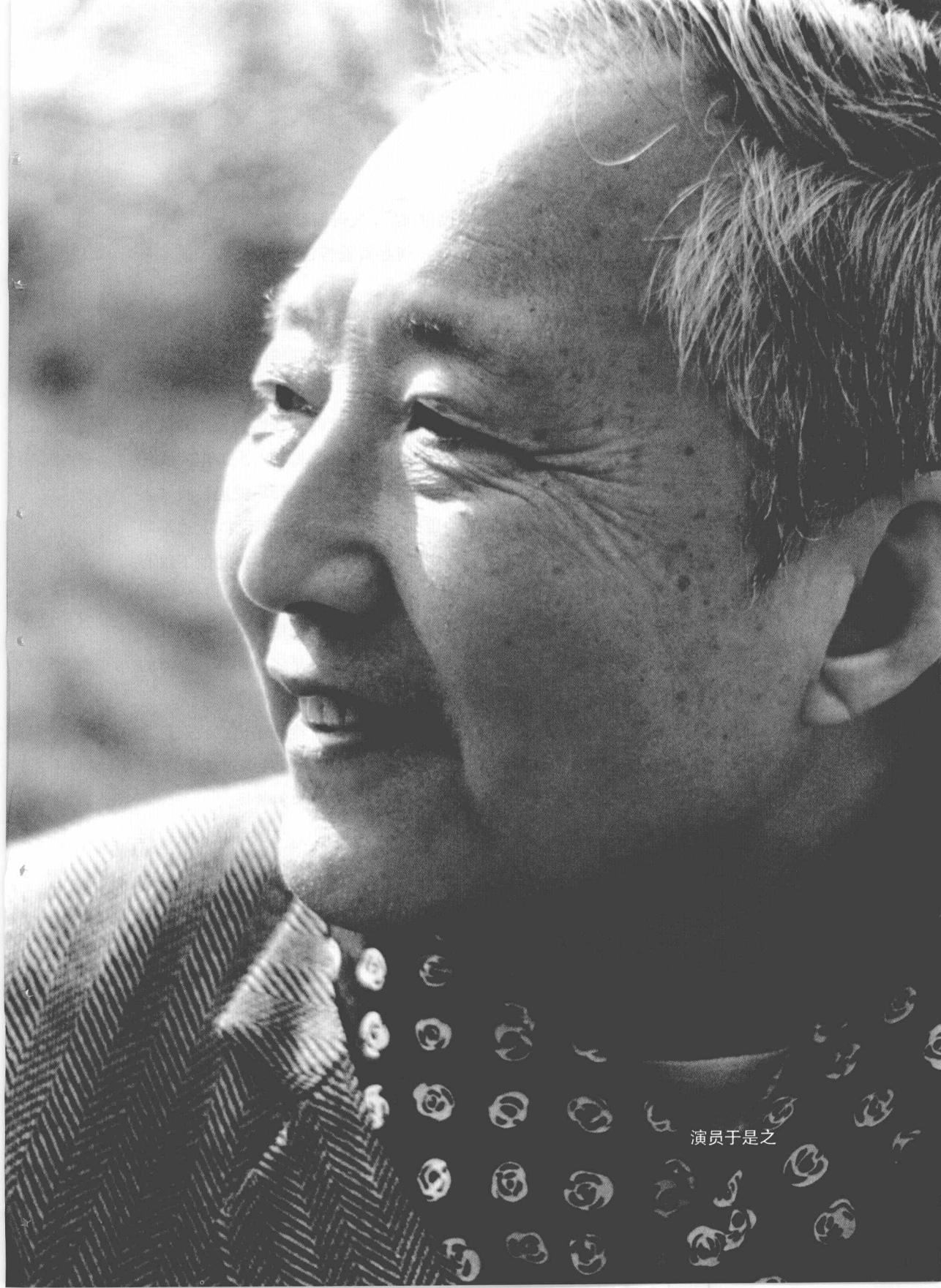
群星璀璨的创作集体，各具特色，又坚持共同操守，所以令人羡慕与尊敬。

我与是之同志同龄，他大我半年。我们初识于20世纪50年代他演《龙须沟》之后，更多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8年，我来京演出《市委书记》，一日正是休息日，与几位艺友在东来顺吃涮羊肉，忽见是之与几位同行到来（有英若诚，还有两位非同行新识）。此时，饭店已座无虚席，我立即让他们坐在我这里，再加一火锅，老友新朋“文化大革命”后首聚话多，事儿多，特兴奋，酒喝得亦多，主题当然是彼此的“牛棚生活”，“酸甜苦辣”言不尽。

翌年，我二人又同进中国剧协主席团当副主席，开会、出席活动，见面机会多，谈的内容亦多，但主题还是我们的本行——表演，我多请教。

再过两年，当时的《戏剧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话剧表演座谈会。我和是之皆参加。一次座谈中，我发言对当时一种舆论进行反驳。即有人写文章说：“银幕上的虚假表演，来自话剧舞台演员。”我二人事先还真没交谈过



演员于是之

此事。没想到我此言一出，是之竟“拍案而起”，气得面红耳赤，大声疾呼：

“既然如此，以后就不要找话剧演员了嘛，何必羞羞答答？”散会后，他还余怒未消，我倒成了“安慰者”。

1985年，我和是之被邀请参加“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大会，在广州。他当时正和谢晋同志为筹拍电影《赤壁之战》而忙碌，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为塑造曹操收集资料。

这次广州聚会，时间较长，谈论较多。也就是在此时，我们俩人才知道生于同年。此次谈论的主题是“不能当官”。当时，他主持北京人艺工作，我任辽艺院长。共识是“不是干这个的料”。我告诉他，决心干满5年就退，我“入院”（当时诊断，我患有冠心病）。我劝他也别干了。他长叹一声说：“上边不同意啊！”他倾诉了不少“当官”的烦恼与痛苦。我趁机点火，多次劝他下决心辞掉。

一日，我在厦门结交的一位老友，得知我在广州，打来电话，让我邀几个知己，到他在广州的下榻处——东方饭店一聚。我邀上了是之、谢晋、上海的李志舆、山东的王玉梅、实话的郑振瑶（皆来自话剧界）一起赴约。

坐定后，酒菜尚未上桌，突然就发现是之脸色发白，冷汗沁出。我们赶紧将他扶回房间。找来医生，诊断后，医生说：“没事儿，就是疲劳过度了。”后来我们去聚餐，是之在房间休息。当然，大家减兴不少，匆匆散场。

第二天清晨，我从餐厅将早点为是之带回他的房间，没想到他又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半天没说话。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是一个多么重感情的人。其实，他这时身体已经不太好。

分手前，向他敬请墨宝。他略加思索，在我的扇面上悠然地写了“以为是老兄，原来是老弟”几个隽秀的字。

又几年，我们共同去湖北武汉参加胡庆树同志表演学术研讨会。他先我半日到。我到下榻的宾馆，恰值他的房间“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我住他隔壁，闻此声音，搁下行装，直奔他的房间。但我对他第一感觉却不很妙。他反应迟钝、语言时而出现障碍。我情绪颇受影响。在以后短暂的三天内，我进一步发现他的思维常常出现紊乱。为此，这次见面我主动不谈正事儿，闲聊时



于是之夫妇合影

亦尽量不影响他休息。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一次剧协主席团会上，因种种原因，我提出辞去副主席职务。会后，他非常着急，但语言表达更加吃力地说：“你不能不干呀。”诚恳感人。

因事来京，恰逢梁秉堃同志新作《冰糖葫芦》上演，我在海淀剧院看了戏。没想到是之带着病体和朱琳大姐在剧中演了一对“过场”老年群众。他二人一出台，我的思想一下子离开了剧情，离开了舞台，尊重、感佩、欣慰、酸楚、苦涩……牵动着我不安的思绪。多么让人感动！身体已如此不佳，却那么执著地对待自己热爱的表演艺术，且情真意切……

以后，他就很少出来活动了。而我只要有机会，总要向熟人询问他的病情，并想去看他。皆被告以“还可以”。但不主张我去看他，开始怕他激动，后来……

一天，我得一信息，说在北京陶然亭居住着一位朝鲜族医生，专门诊治是之所患之疾病。我立刻打电话报告北京人艺领导。后来见到当时任副院长的崔宁，他说，马上转告了是之家人，并向我致谢。再后来得知效果不大。

1998年，剧协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有一项内容是换届。我副主席未辞

掉，反被推上主席的位置。说真话，这个“角色”应该由是之担任，但他身体不支。我只好记住他的叮嘱：“你不能不干呀”。为此，任内我未敢有些许懈怠。

又一个话剧百年已起步。北京人艺当然会发扬传统、与时俱进、出精品、出人才。因为这是观众和话剧人的共同企盼。

祝愿是之兄和所有老朋友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李默然，原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1947年参加工作。先后演出《报春花》《李尔王》等40多部话剧。拍摄《甲午风云》等7部电影及《光荣街10号》等3部电视剧。著有《李默然表演艺术》《戏剧人生》等专著。

先后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终身成就奖”，“白玉兰戏剧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六届造型表演艺术奖”；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和“话剧艺术家”称号。被辽宁省政府授予“人民表演艺术家”。

当面感受 万先生

文 黄维钧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伟大之人，视若平凡；极其丰富，反趋单纯，这是我从万先生那里感受到的。

曹禺先生本姓万，名家宝，后辈人以本姓相称的不多。我听他的老朋友多以万先生或老万叫他，夫人李玉茹总亲切地叫他家宝，我也跟着叫他万先生。于是，万先生万先生地叫惯了，一直叫了几十年。我对万先生十分敬重，同时又觉得他是一个十分可亲可近的人。跟他在一起，我的心没有距离感，有时甚至会没大没小地跟他开玩笑。我与万先生有过几次难忘的近距离接触，这里只记叙其中的一次，以表达我对万先生的真情缅怀。

1982年5月，我随金山、赵寻同志到上海参加电视文艺界的一项全国性活动。他俩听说万先生在上海，要去看他，叫我设法联系。我好不容易打听到李玉茹老师家的电话，接通以后，方知主人不在家，接电话的仿佛是保姆，支支吾吾地不肯说万先生和李老师在哪里。后来李老师的小女儿回家，我打出金山先生的旗号，她才说万先生躲在静安宾馆写剧本，怕受干扰，所以对外保密。她把宾馆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打电话给万先生，他大出意外，先问我怎么知道他在这里，我笑着说：“我自有办法。”就为这点儿小事，万先生表扬我能干，我乐了，直觉万先生是个非常单纯的人。听说金山、赵寻要造访，他十分高兴，要我们赶快过去。我们到达后，万先生与老朋友相见，嘘寒问暖，说东道西，一片欢声笑语，老朋友亲密无间的情景非常动人。谈话间一说到写戏，他就流露出认真，甚至庄重的神情，说就是不甘心，总想再写出一个剧本。最后约定第二天中午到他家里吃饭，他与李老师要设家宴款待。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李玉茹老师温馨的宅第。这顿饭除了美食，我还有

意外的收获。一是感受到李老师对万先生照顾得无微不至，其情其景，令人感动。二是眼见万先生与金山友情深笃，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万先生叫金山“老虎”，这是他们年轻时相称的绰号。席上有一个菜：红烧甲鱼。李老师为给万先生补身体，在家时每天炖一只甲鱼，这天万先生要给金山补，把甲鱼肉一块又一块地夹到金山碗里。金山先生牙口不好，咬不动，但却之不恭，有负万先生盛情，就悄悄地把甲鱼肉一块又一块地“暗转”到我碗里，我也就何乐而不为了。如此这般多次转移，万先生夹给老朋友的甲鱼肉，都到了我的肚子里，而可爱的万先生却浑然不知。

吃完饭，又聊了一阵，金山、赵寻要告辞了。热情的万先生偕李老师一起陪伴到了我们下榻的锦江饭店。他们又话题广泛地聊开了，其中不乏很严肃而重要的内容。如相当广泛而深入地谈到北京人艺不少优秀的保留剧目是可以用电视剧的形式搬上荧屏的。这样既能丰富电视节目，有助于提高电视剧的文化和艺术品位，又能把北京人艺众多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演技通过荧屏长期保存，广为传播。甚至相当具体地谈到可以先以《名优之死》作为试点。（回京后我曾与于是之先生谈过电视剧艺委会想与北京人艺联合制作《名优之死》电视戏剧，由艺委会出资，北京人艺出人。老于说这是好事情，原则上认可。但此后再无下文，给我的感觉是人艺劲头不足，兴趣不大。几年后，我问老于是怎么回事，老于说：“咳，当时人艺想独家来做，可是又没做起来。”我至今还遗憾，我们再也看不到童超、于是之、朱旭等老几位在这出戏里的杰出表演了。）

